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七八號

據明盧承業原編清馬振文等增修
民國國王有宗校訂
清道光間刊民國四年鉛印本

影印

山西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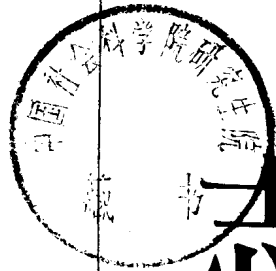
偏

關

志

(全)

56123/03



成文出版社印行



10107677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八月壹一版

偏 關 志

全 冊

定價：新台幣三二〇元正

發行人：**黃 成 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 文 出 版 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號

印刷者：**正 大 印 製 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版權所有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新學
子
舟
PDG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俄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晚艱，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弊，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二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藏書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綏珊藏有一千多種，又求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瓊循環陷阱，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盡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四)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為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為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敘一物一事的事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為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史上李馬奔 (Lin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 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興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 往日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 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 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 少數民族如苗、獠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偏關志序

方志之作肇於漢繁於唐宋而大集於明清政事則有計簿山川則有圖經士女傳贊之文風俗歲時之記蓋猶是史官成法也顧因體立例比事屬辭必賴有聰強能文學之士而其人又必觀摩於道藪藝林之會要荒之服無聞焉故爲書恆詳於腹地而邊徼爲尤畧大清一統志胥郡國圖書隸之太史尙已然以幽并今地釋兩漢州郡有不能審其因革者矣又况歷年既遠著錄散佚如北朝代都并州諸記今并撰者姓氏而不存是安得爲考據之助哉甲寅之夏不佞旬宣晉北其地括有雲代二郡而牙錯於定襄五原所恃以蔽捍內外者曰三關三關者雁門甯武障其南偏

頭則寵從其西北尤有勇夫重閉之險溯北漢迄今歷代屹爲重鎮樓堡
堞營戍柵隘雖廢圯猶有存者而一問旌符故實道域經緯搢紳之士
且難言之儻亦地之生才固若是其獨靳也母亦更是土者之惜然不加
察耶夫自古巖疆邊邑之民質直果敢厥有常德而觸法抵禁鬪暴劫奪
之俗時亦與之爲緣得一儒吏馴其獷悍而導以夷易則文教可興也乃
置吏者往往反是而世之號爲才吏者亦往往不肯稍就惟左遷及疲老
或初從政者始低首降心以往報最不得預祿入不能以自給視事未逾
月又戚戚焉以不得去爲憂欲其知民生疾苦風俗移易以及阨塞戶口
之要其曷可得均之邑也均之民也而以邊僻之故更數百年不見有才

智之士而爲吏者又視爲謫斥蠻夷之鄉一旦饑饉海至或塞外不逞之徒蹈間煽發奈之何民不愚且盜也今夏浙江林君藻石適宰偏關一見卽知爲溫雅士未幾果以所輯偏關志見遺此固世之號爲才吏所目爲迂闊寡效不欲爲且不暇爲者林君獨毅然爲之是豈得見之於今日者哉或曰志書之作上爲館藏徵信下爲私錄持平凡圖表譜系書傳文徵之例與夫測畫比次校讎訪采之事非可苟焉已也雖曰述之而因述爲作其難尤甚今欲以一二人之力更驟以期月之效將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亦奚有取於志然此乃論史法者之恆言而非所敢以責偏關者也偏關建邑自前清雍正始其最初爲古林胡樓煩地夷狄也進而爲軍爲砦

爲關固猶是戎馬之迹也狎與處者躬介胄腰弓矢角觝飲博不諳掌故
爲何事明萬歷間其鄉先達盧君承業迺粗有著述然閱數百年終不克
布於世林君亟起而理之則寶此塵編斷簡因以爲石室之授於以興彬
彬文學之彥是林君之施及於偏民者殆以此志爲乘章之先也况書成
道里疆域土宜人物兵馬糧儲之屬已粲然有紀矣後之來者推前賢作
述之意動綢繆固圉之思登斯關也矚陰山俯受降城羈縻勿絕之藩部
固近在肘腋間彼眈眈於其旁者方且謀所以梟牢之而日未有已也若
謂門闔洞開天下之勢盡趨於海負隅誠不足以自固又豈予輩之所敢
謀者哉中華民國四年歲次乙卯雁門道道尹聊城鄒道沂撰并書

乙卯夏余奉命牧茲土下車以來百端待舉亟思得志乘而參考之詢諸
邑人迄無成書嗣於前任移交文卷內得偏關志畧稿本乃前明關紳盧
君承業所首創歷經後賢增修而成者也然時閱兩代修經數手其間體
例錯雜叙次無倫又輾轉傳抄魯魚亥豕郭公夏五不一而足苦無暇以
整理之會浙江王君純賦來遊偏邑乃商之王君重加校訂分別部居汰
削蕪累正其謬訛補其疎脫閱三月而歲事鳴乎古者誦訓詁事輶軒采
風麟經載筆得自寶書龍準入關端資圖籍志乘可缺乎哉偏關自有明
以來五百年矣區區志畧猶未成書人文之彫敝財力之艱窘亦大可見
矣提封萬戶文獻無徵豈惟邦人之不幸抑亦有土者之羞也脫更數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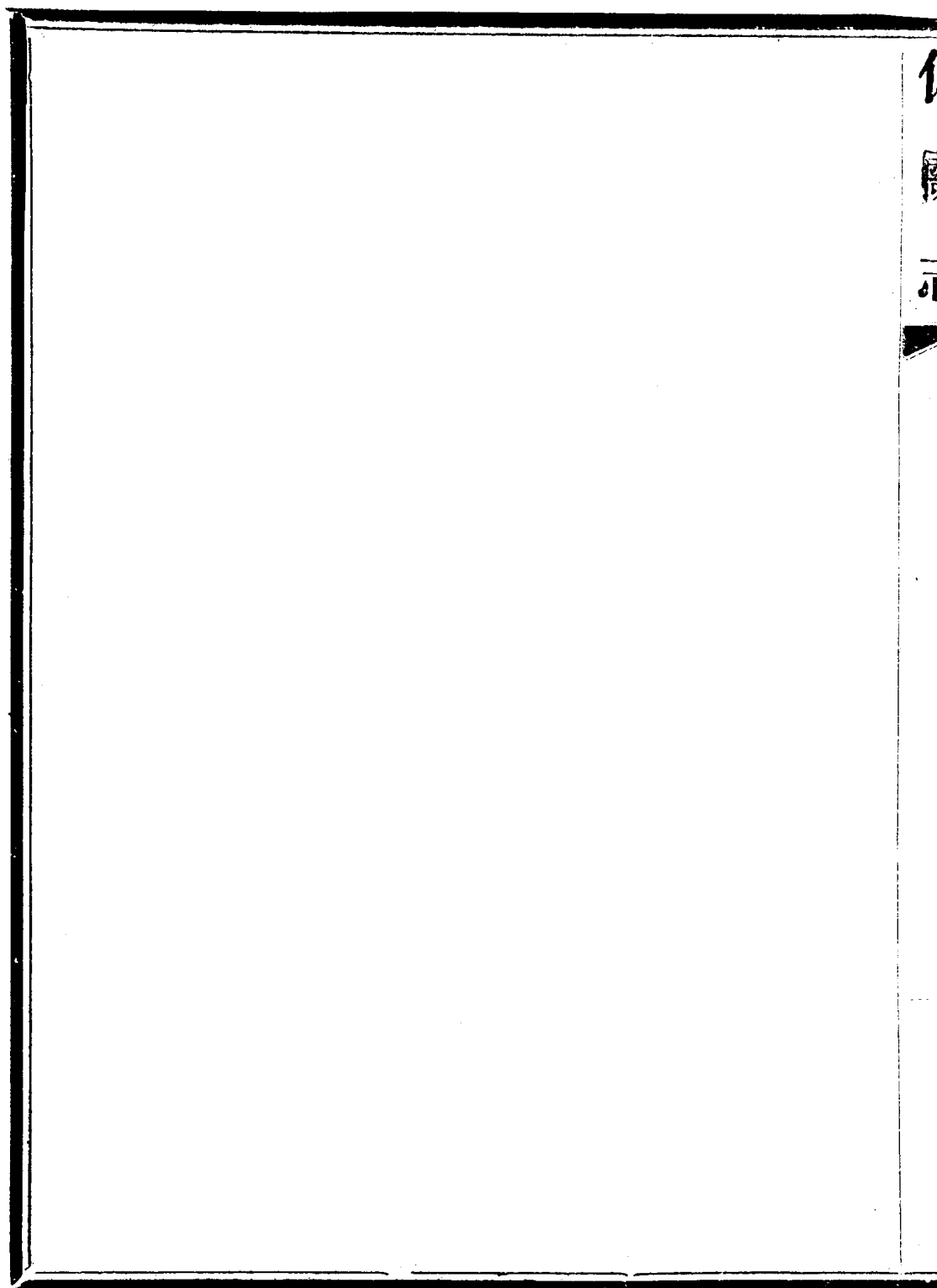
年并此蟲殘之餘亦與兵燹煙塵而共燼將何以慰作者於地下應徵求於他日乎況其山川之表裏環拱營保之星羅棋布風俗之樸實勤儉人物之發強剛毅皆斯土獨有之精神豈可以其僻在邊垂令其久湮沒乎哉旣成將付梓人偏關山童無其材不獲已付活板部捐俸錢如千千或曰子能竟前人未竟之志則余豈敢雖然此其藹矢也有踵而行之者是所望於後之君子乙卯冬日署偏關縣事浙江林端

偏關志序

偏關舊無志蓋以地鄰蒙古文獻不足故也明初兵憲駐嵐代本關置中官總鎮中官不諳典故武人不喜文墨兵憲時往時來日鞅掌疆圉不遑故此典久缺耳萬曆癸卯歲鄉貢盧君承業念此典不可終缺乃披搜往籍以志建置述父老遺言以志事蹟詳物土之宜以志土產列今昔之賢以志人物凡諸兵馬錢糧邊隘烽墩之類悉爲臚列雖不無遺漏然亦不至荒唐期年稿成欲付剞劂計王本之費實繁盧君不能獨任當事者又不能代謀故中止既而盧君筮仕樞曹以其稿貽博士王君芝維時王君欲竟厥事者復不果未幾王君病蠱以遺稿屬余且戒之曰志地方之重

仙陽志
典須謹藏之後之有志治理者或不忍此典久缺如舉修子必與焉守此以待之可也順治壬辰歲三韓王公諱言備兵茲土詢及關志關人以未成對公愕然乃索遺稿集儒生繕會所酌工本之多寡冀定久缺之典苦費無所出復寢關人士僉嘆惜以爲本關終無志矣本關志終不可成矣越數祀府丞錢公來明年兵憲朱公來二公加意民瘼凡有裨地方之事知無不爲興衰補弊善政難以更述諸生僉謀曰志可修矣乃進稿以請二公喜爲地方成美僉曰可錢公披閱遺稿詳爲更正令諸生中稍知掌故者六人相與載筆其間公日課其功復加讎校凡字或魯魚文或謬訛者一一與修志諸生面訂且命所官置印簿捐俸金以給饘粥撥所役以

供使令取各屬冊籍以備采輯諸生仰承意旨參之晉省之通志三關之圖籍再加折衷複者刪之闕者補之不兩月而綱舉目張將繕寫以進思二公爲地方之德洵深且遠敢以俚言序其事夫偏關爲西北要害地昔人論之詳矣三關志但志形勝餘未及也茲志成非獨道里疆域土宜人物兵馬糧儲披卷畢見也覽疆域志則思所以保障之覽人物志則思所以培養之覽風俗志則思何以移易之覽糧儲志則思何以備豫之觀感興起端在是矣闕名



偏關志後序

自天下勿復以結繩治於是書契代興若疇範訓誥風詩圖籍凡有關政教者莫不著有成帙用以參稽治化漢高始入關鄴侯亟收圖籍舉天下戶口物土之宜咸曉然於心目間越唐逮宋纂修治籍者日益廣至有明英廟時遍採天下郡邑圖籍命儒臣修一統志猶是參稽治化之意也迄今天下郡邑咸有志書獨偏頭關以極邊遠塞此典久缺萬曆癸卯歲兵憲李公念偏關迺三關首鎮全晉衝藩使志典無稽則蒞此封疆者何所考證以資保障耶於是命本關孝廉盧君承業屬稿既定而李公以謙直不阿卦冠去盧孝廉亦箴仕京曹及解組歸構闢逆之變遂至中輟止遺